

從「鬥媒體」回歸到「玩動作」

江映碧

普魯斯特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—「有時，會突然想起某個春天所聽到的一個名字」是《烟》的創作動機。李靜君飾演一位遲暮的美女，站在枯黃的落葉中追憶流逝的青春歲月，往日情懷奚奚落落，有苦、有甜、有稱心如意、也有惆悵失落，舊事一幕幕輪轉變化出沒在記憶的波浪中，相互衝擊，相互牽引。它既是青春的讚歌、亦是輓歌。

全舞分為兩幕九段，為提供觀舞者較大的想像空間，林懷民以最簡潔的舞名和舞意提示舞作的內容，九段的舞蹈僅以1 2 3 4為代名詞。獨舞、雙人舞、四人舞、六人舞、舞群快慢緩急的交錯著，今昔的時光在其中輪轉，身穿洋裝的女舞者與白衣黑褲的男舞者，在大樹下共渡年少的時光—爭奪、愛戀、嘻笑、怒罵、激情、分離，往事歷歷在目，在在反映出現代人多采多姿多生活。

這是雲門近年來以發展動作技巧為主的少數作品之一，林懷民從「鬥媒體」回歸到「玩動作」，將芭蕾與太極導引的動作技巧，轉化為人性的、情感的、逗趣的肢體語言，加上舞者純熟精練的技藝，使每一個動作都充滿張力和渲染力，每一段舞蹈亦顯得文情並茂，展現出新生代舞者不凡的表現。

回憶式的舞作，且以今昔時空交替呈現，對以身體動作為主體的舞蹈藝術，是極為不易掌握的，但是王夢超的舞台設計，張贊桃的燈光設計，和阿福瑞德·許尼克的音樂，一切的劇場效果，都幫助林懷民解決這些時空交替的問題，舞台上蒼勁的老樹、流動的背景、投影、燈光、落葉等等，都恰如其分的與舞蹈融合在一起。

與一九七二年林懷民剛從美國學成回台時所編創的《秋思》相較，同樣是懷想往事的中年女性，經過三十年的生活歷練後，在《烟》劇中所表現的是一生命變得更加厚實、複雜與平穩，但相同的是林懷民那化解不掉的憂鬱感。

(作者為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類觀察人員，文化大學舞蹈系教授)